

大別山革命小故事

索 開蒐集整理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大洲的革命与故事

（日）阿部知二著

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大別山革命小故事

索 開蒐集整理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

內 容 簡 介

包括『砍樹』、『紅色歌手』等小故事九篇，採自大別山老根據地；反映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大別山老根據地人民的不屈的艱苦鬥爭。歌頌了人民羣衆的革命意志和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心。

總266初84 32開 30頁 19,500字

大別山革命小故事

索 開蒐集整理

一九五四年五月初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1—20,100

定價 1,900 元

目 錄

砍樹·····	(一)
紅色歌手·····	(八)
送俘虜·····	(一八)
好漢石·····	(二四)
模範宣傳隊·····	(二九)
掩護傷病員·····	(三二)
王東林·····	(三六)
赤衛隊的誕生·····	(四四)
紅袖章和票子·····	(五二)

砍樹

匪軍們一提到紅軍，就感覺頭痛，因為他們進攻一次大別山，就損傷好多人馬。他們害怕：像這樣下去，不僅『剿』不完紅軍，再過些日子連自己倒給剿垮了。於是就想出一個『剷草清拿』的詭計，要把山上的樹砍淨，試看紅軍還能藏到哪裏？

當一九三三年，匪軍夏斗寅部，開到韭菜崖，首先就實行砍山。他們抓來許多老百姓，餓着肚子，叫給他們砍樹。匪軍說：『我把你們十個人編成一組，哪一組在規定時間內，砍不完我給你們圍劃的樹林，就以「通匪」論罪。』

老百姓怎能忍心砍樹呢？他們想：紅軍為我們打仗，我們來幹危害紅軍的事情，這真對不起紅軍。因此，在監工的匪軍離開他們稍遠的時候，他們就跑掉了，即使沒跑掉的人，在這種挨打受氣的情況下，也要再找尋機會逃跑。有個叫馬炳乾的，他是個有血性的年輕人，暗中串連七個人，表示的更堅決：『乘機會奪下哨兵槍枝，先揍死他兩個，再找紅軍！』

他們就這樣約定了。但偏偏機會不湊巧，不是站在他們附近的哨兵很多，就是哨兵離他們太遠，無法下手。

蠢笨的匪軍，看到樹林已砍伐不少，自以為這樣砍下去紅軍就無法活動。於是他們到處刷寫標語，大吹牛皮：『砍盡大別山的樹，挖盡共產黨的根。』可是農民把他們恨入骨髓，不僅把他們所寫的標語塗掉，還把他們的標語塗寫成：『樹也砍不完，根也挖不盡，

留得大山在，到處有紅軍。』

甚至有人把匪軍師部門前的標語也塗改了，這樣使他們更為震怒，匪軍師長立即命令他的特務營長，限期捉拿到塗寫標語的人。甚至稍有可疑的人，也不能輕輕放過。

因之，馬炳乾一夥人想奪槍枝的事情，就愈加困難。可是他們不怕困難，只要有機會，絕不放鬆。師部門前標語塗改的第三天，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有兩個哨兵朝着馬炳乾他們走來，他們一看到別的哨兵還遠，就一舉手勢，大喊一聲把兩個哨兵抱住了，奪着槍枝，一個哨兵的槍枝被奪過來了，剛剛要奪下另一個哨兵的槍，突然附近的匪軍都趕來了，他們措手不及，只跑掉兩個年輕小伙子，而馬炳乾和其餘的五個人，不幸被匪軍逮捕，拉到營部去了。

當天夜晚，匪軍特務營長就把他們叫到跟前問道：『你們到處

塗改標語是不是？』

他們同聲說：『不知道！』

營長狠狠地拍一下桌子說：『你們不知道，難道我知道？』

站在旁邊的一個軍官插嘴說：『趕快說出來，罪過減輕點！』

馬炳乾聽到匪軍的話，憤怒的跳起來，大聲罵道：『放屁！我們沒罪過，有罪過的正是你們！』

營長冷冷地笑了一下：『好傢伙，胆還不小哩！』他轉臉又問另外一個農民：『奪走槍枝，是你們一夥吧？』

馬炳乾接上說：『大丈夫敢作敢說，是我們一夥！』

營長說：『那末塗寫標語的，也是你們一夥吧？』

另外一個農民說：『天下農民都是一夥！』

營長說：『又是個硬貨。』

馬炳乾說：『要殺就殺，不知道還是不知道。』

營長吆喝道：『我偏不殺你，要叫你們給我說出來。』他吩咐匪軍叫給農民上壓桿。

農民壓暈過去以後，那個營長叫抬進另外的屋裏，他就與旁邊的匪軍官商量：『反正綫索就在他們身上，不要立即槍斃，審問出來，好一網打盡，到師長那裏去討賞。』匪軍們就照這樣進行了。

當第二天吃過早飯，匪軍營長又把他們叫來，剛審問不久，有一個匪軍慌張的從外面跑來。他說：『報告營長不好了，二連連長打橋上過，被炸死了。』營長嚇了一跳，馬上問：『投炸彈的人捉住沒有？』

『人家老早跑了，哪會捉住？』

營長暴跳起來：『好大胆！根不拔淨，我就不是娘養的！』他

像一隻瘋狗在屋裏走來走去，大家都看着他的神色。停了一會，他又說出話來：『給我拉出去，立即槍斃！』

和他一起陪審的那個軍官說：『你不要這樣急，停會再說。』他看了看營長沒有駁斥他，他又向匪軍說：『先拉出去等命令！』那位軍官走近營長低聲說：『還是多審問一下，不要放過了升官發財的機會呀！』

匪軍們忙碌了一天，一面審問，一面在外邊訪查，當然他們什麼也查不出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匪軍就跑來了：『報告營長！那五個人昨夜挖牆跑掉了，牆上還塗着歪歪扭扭一片字呢。』營長在牀上還睡着，聽到這個消息氣得臉都發白了，他急忙跑到那屋裏只見牆上塗着幾行大字：

『大別山裏出好漢，
生就的骨頭似鐵堅！
今夜逃出虎狼口，
紅軍回來報仇冤！』

紅色歌手

訪問團要召開娛樂晚會招待紅軍家屬，不少人就提議說：『去把那隻琴拿來彈彈。』可是那隻琴放在馬家冲劉小柱家裏，馬家冲離開會的地方有二十里呢。

提起那隻琴，倒沒有什麼精巧處，只不過是一隻用桐木做成的三絃琴。可是大家為什麼對它特別熱愛呢？說到這，不由得使人想起劉小柱的爺爺劉慶林，因為這隻琴是劉慶林活在世上彈用的，雖然他死去好多年了，可是大家忘不了他的歌聲，也忘不了他的琴。

劉慶林在大別山鬧革命時曾被譽為『紅色歌手』，政府還贈了

他一面紅旗，上寫着這四個字。他到哪裏演唱，就把那面紅旗打到哪裏。在那時，劉小柱年紀還小，因劉慶林雙目失明，他每天出去演唱，就由劉小柱領着他，爬過一架山又一架山，涉過一條水又一條水。

劉慶林在過去是給田家大地主作吹鼓手，平時給地主抬轎子，逢年逢節，或是田裏收割以後，就給地主吹奏演唱。可是在地主眼裏，認為他們是下流人，對他們侮辱打罵簡直是家常便飯。在老地主死去埋葬那天，劉慶林雖然嘴上吹奏着喪曲，可是在他心裏特別高興。不知怎樣的，在抬棺材過河抬不過去的時候，他竟然情不自禁的吹奏起婚曲裏的『鬧花堂』來。這一下可氣壞了老地主的兒子田老七，一面罵他『沒生眼珠』，一面就把他的眼睛挖掉，將他趕跑了。

劉慶林回到家裏，雖然有二畝山坡旱地，他的眼睛瞎了也種不

成，兒子和兒媳也逃荒到山外死去了，他身邊只有一個九歲的小孫孫還養活在別人家裏給人看牛。他想來想去，還是讓他小孫孫領着他，彈琴賣唱過活。

劉慶林在深山彈唱是很受歡迎的。他彈唱出來的都是農民心裏要說的話。他彈唱農民的痛苦，彈唱豪紳地主的罪惡。他走到哪裏，農民就管他飯吃，晚上沒地方住農民就像對待親人一樣把他接到家裏。

以後大別山鬧起革命來，組織紅軍和赤衛隊，成立工農民主政權，農民翻身當了主人。劉慶林在這時可高興透啦，他的琴絃上再也彈不出憂鬱的調子，他彈的盡是歡欣愉快的調子，他彈『翻身樂』、『光山把黨興』、『十二月探郎』、『革命前進歌』、『慶祝蘇維埃』……。他雖然這時六十七歲了，滿頭白髮，白白的鬍鬚又那麼

長，可是他的心是年輕的。也有人問他：『劉老伯你怎麼這樣高興哇？』他說：『受一輩子罪，這時不高興，還等啥時候高興啊！』

他和他的孫孫，在過去都是游唱到哪裏吃哪裏，這時是白天黑夜別人來請他們去說唱一段宣傳宣傳。請他們的人簡直是圍破門子，從遠方來請他彈唱，有的還抬着轎子來接他。那些人和他開玩笑說：『劉老伯，你年輕時候給地主抬轎子，我們年輕給你抬轎子，你給地主抬轎子是地主剝削你，俺抬你算不算你剝削俺？』老頭子有時掙着扯着不願坐，別人就慌慌張張把他放到轎裏抬跑了。

老頭子確實也够辛苦，有時他為着緊急宣傳連唱幾天幾夜。有次擴軍大會上，由於他在羣衆中的威信高，當他彈唱過『青年當紅軍』等歌曲以後，鼓舞了青年們的心，當場報名參軍的有一百多人。

有一天他和他孫孫正在村上演唱，匪軍來了，立即把他們捉住，說他們是游擊隊。

他們在匪軍營部一押就是好幾天，飯也不叫吃，人也不叫見，硬要他們說出紅軍的情況，才答應放他們。可是老頭子不是那麼軟，他對他孫孫說：『咱就餓死，也不幹虧心事！』

自他們被捕後，羣衆都很担心，不少人給匪軍說：『他不過是賣唱的乞丐，看那老頭子沒了眼睛，也不會幹出啥事情。』雖然羣衆如此說，匪軍却不放鬆：『他如果不說實話，情等槍決吧！』老百姓聽到這個消息可着慌啦，他們日夜商量營救的辦法。辦法想了不少，就是很難保證營救出來。到了第五天頭上，大家想出了最後一條路，那就是費好大力氣湊足了二十塊銀元，買通了一個匪軍連長，才把他們救出來了。